

文學常識



上海東大書局印行

文學常識 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文學之意義.....一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六

第三節 文學之範圍.....八

第四節 文學之分類.....一〇

第五節 文學之沿革.....一七

第二章 歷代文學之變遷

第一節 上古之文學.....二五

第二節 周代之文學.....二六

第三節 秦代之文學	三一
第四節 兩漢之文學	三二
第五節 魏晉時之文學	四二
第六節 南北朝之文學	五〇
第七節 隋唐之文學	五七
第八節 宋代之文學	七〇
第九節 遼金元之文學	八〇
第十節 明代之文學	八四
第十一節 清代之文學	九五
第十二節 近代文學之趨勢	一一一
第二章 研究文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文學之要點	一一三
第二節 作文之方法	一二二
第三節 重要之文學書籍	一二九

文學常識 目次

文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文學之意義

文學之意義，至今猶無明確之界說，蓋非失之於寬泛，即失之於褊狹，此蓋由文學之範圍，所包至廣，而解釋之者，或因箇人學術思想所見之不同，或因時代思潮所生之影響，於是各定其說，此古今中外所同然也。茲特羅列各家之說於下，以見文學意義之一斑。

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也。」釋名曰：「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合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凡此所述，皆就文字而詮釋，蓋非文學之本義也。

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博學於文」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則汎指文化而言，亦非文學之本義也。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則稍有文學之意義，然偏於文辭，猶未足以統括文學之意義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曰：「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

泉石激韻，和若球鍾，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以天地萬物之象爲文，其義則泛而無所歸宿矣。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其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沈思，義歸乎翰藻而後可也。其義蓋以文之範圍，屬之于情感，而不屬之于事實，則又狹而偏乎藝術矣。

唐宋之時，論文必本于道，韓退之曰：「文志乎古之道也。」柳子厚曰：「文者以明道。」周濂溪曰：「文以載道。」王荊公曰：「禮樂

刑政，先王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蓋當時病六朝聲偶之習，故以治化爲文，而復反乎廣義矣。

清阮元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

，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此則以偶語，韻文爲文，餘皆爲言，爲語，而推出散文于文之外，其所見似太狹矣。

近人章太炎氏謂「凡文字著于竹帛，皆謂之文。」此則又不免失之太寬矣。

總觀各家之說，要不外廣狹二義：在廣義者言之，則以爲凡可寫錄箸爲文字而能成章者，皆得謂之文，是以文爲述作之總稱也。在狹義者言之，則以爲凡文當宗情感，以娛志爲歸，而行文尤須奇偶相生，音韻和協，是以文爲述作之殊名也；殊不知文章無論駢散，要以能發抒

新穎之思想，使人讀之生愉快之感，而又足以使人羣進化，且百世而常新，乃可以稱文學，乃可以有文學之價值，此則研究文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二節 文學之起源

考文學之起源，遠在邃古之初，當時雖未有文字，然而邃古之民，往往藉語言以發舒情意；如或發歡愉之歌辭，以表其快樂；或發嗟嘆之歌辭，以表其憂思；或發雄壯和平之歌辭，以稱述祖先之功德；是以文章之源，出于語言焉。厥後文字產生，語言有記載之具，於是出之于口者謂之語言，用筆以書者謂之文字，故稱尚書爲記言之史，春秋爲記事之史，一則間有文言，一則不尙文辭，蓋文學猶未全盛也；周秦以來，經如易，詩，書，禮，春秋，傳如左傳，公羊，穀梁；子如

孟、荀、老、莊，或長于韻語，或間作偶文，或發一己之言，或集衆人之語，至於漢代，賈誼稱善屬文，枚乘，鄒陽，司馬相如，揚雄輩，俱以文人稱，于是文學乃大盛矣。

抑文學之起源，韻文先于散文，在倉頡未造文字以前，則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葛天氏有八闋，伊耆氏有蜡辭；而在文字產生之後，則堯時有擊壤之歌，康衢之謠，舜時有卿雲之歌，南風之詩，是皆有韻文字也，故文學之起，乃先有韻文也；其故蓋以利于發舒情感，便于記誦流傳者也。

總之文學之起源，根于語言，文學之形式，先有韻文，降及後世，人事日繁，而文學之爲用亦日廣，於是文章之體例，亦層出而不窮，學者不可不察焉。

第三節 文學之範圍

文學爲施于文章著述之通稱，然在古代，文章二字，並非專指文學也，凡施于禮，樂者，皆謂之文章；孔子曰：「堯，舜煥乎其有文章。」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爲文；而以「八風從律，百度得數」爲章也。（採餘姚章氏說）然降及後世，則文章之名稱，乃專指文學而言矣。

夫文學包含「文」「詩」「詞」「小說」……等種種名稱，惟本編所論，則專就文而言也。按文學之範圍，極難區別，我國圖書，自唐以來，分爲「經」「史」「子」「集」四類；經，史，子三者，皆不屬於文學範圍以内，故易，詩，書，禮，春秋，以及公羊，穀梁……等，謂之經；孟，老，莊，荀，墨，韓非……等，謂之子；凡此周秦以前之書，皆不

獨立矣，故就其分離以後而觀之，則部別各居，劃然不相混也；推其源流所自出，則差伍錯綜，又處處有相互之關係矣。是以我人欲明文學之範圍，必先明文學之源委，否則必至眩亂反覆，而無從分辨矣。

第四節 文學之分類

古人學術，箸之成書，祇泛稱之曰文學，故孔門四科，有文學一門。後劉歆括天下圖書，區爲七略，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因之，而爲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少一輯略）六略，於是藝文遂以標目，而經，史，子，集分矣。降至晉宋之時，又有文筆之分，有韻，無韻之別，而梁任彥昇著文章緣起，有八十三題，劉彥和又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然分類之法，猶未完備也。昭明選文選，于史籍則曰事異篇章，于諸子則曰不能以文爲貴，二者不以入錄，頗

以文稱也。至漢時而或以「善屬文」稱，或以「文人」稱，然當時非專指行文而言，必其人之學問淵博，爲世人所推重，而後世人乃加「文人」之譽。下至魏晉之時，作者雖衆，而皆不能成一家之言，于是乃有文集之名稱；然就各家文集以觀之，則集與經，史，子，實又處處相混，殊難分別，如左傳經也，史記史也，而曾氏選以入文；（曾氏選有經史百家雜鈔）賈誼新書子也，而昭明文選則採其過秦論以入論類；騷賦爲文章之祖也，而荀子中亦有賦篇；是文集與經，史，子之界限，實有相混之處，即文學之範圍，實無從劃清；然學術之產生，由簡而繁，其在古代，若易若詩，若書，若禮，若春秋，實爲一切學術之源泉，其後諸子之學說蜂起，以干時君之採納，故其文辭雖美，而不以文稱也，周秦以後，始重文筆，於是文章乃離經，史，子而

多背謬之處，然分類之法，實虞後世所取材也。至清姚鼐選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爲十三類：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其後曾國藩選經史百家雜鈔，以爲「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至二十四首，能屏諸史而不錄乎？」稍更易爲十一類，其說愈覺完善，今摘錄于下：

一 箴述門 三類

[1]論箸類 箴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

〔2〕詞賦類 簡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3〕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二 告語門 四類

〔1〕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2〕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